

潘子农

舞台银幕六十年

潘子农回忆录

潘子光

回忆录

(苏)新登字006号

舞台银幕六十年——潘子农回忆录

著 者：潘子农

责任编辑：王 剑

出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宜兴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1

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0,000

印数：1—1,000册

ISBN 7-80519-582-x/K·289

定 价：9.5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龙套人语（代序）

滥竽影剧界六十年，愧乏建树；充当了一名不算太坏的“龙套”。擎旗打伞，鸣锣喝道，看来都是些不起眼的杂活，然而一场完整的戏，偏又少不了他。“龙套”自身的感受很多，簇拥着名角儿“出将入相”，看到此起彼落，昔盛今衰，不无沧桑之慨。剧场里有时掌声雷动，未必就是真实的评价，有时嘘声四起，恰巧埋没了高才绝技。更何况幕后闲言碎语，场外飞短流长，真所谓“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光”，跑龙套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颇能深切体会“人生即舞台，舞台即人生”的真谛。不计工拙，实事求是地记录一点下来，或许会有点用处的。

抗战八年的烽火锻炼了爱国的影剧工作者，在革命前辈和地下党组织的关切支持下，掀起了重庆抗日演剧运动的高潮；这是政治意识的分水岭，也是影剧艺术的转形期。云遮雾障的山城里用实践的经验，屹立起革命现实主义的旗帜；学习理论成风，各抒己见，相互讨论，回头来又推进了实践的

步伐。我是个“龙套”，不揣浅陋，当时也曾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管窥之见，后来辑聚起来，曾题名《龙套人语》，打算由出版社编印，不料送到国民党政府的审查衙门，便搁浅了。叩问原因，答曰：“已在某某等报刊登载过的文章，不准收辑集子。”那不是存心“连锅端”吗？再问：“既已发表在案，为何昨是今非？”审查老爷避而不答，笑指着桌上的印泥盒，我一看，明白了：是“红色”的！敝帚自珍，干脆拿回家保存起来，相信总有见天之日。从此深藏箱底十多年，尘封未动。

解放以后，争取思想改造，以期脱胎换骨，革面洗心，做个新时代的“龙套”。自以为“修合无人见，诚心有天知”。哪知史无前例的灾祸，又将我打入阿鼻地狱；红袖章的青年翻箱倒柜，发现这本《龙套人语》原稿，不大看得懂，必是“反革命”铁证无疑，要我跪地亲手撕碎烧毁，早先被认为“红”的，现在变“黑”了。

废弃二十年，下定决心“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闭户读书，立誓不再舞文弄墨。霹雳一声，魔鬼们显了原形，我冤狱昭雪，重沐党的阳光雨露，再操“龙套”旧业，全心全意扑在一群青年演员身上。然而被浪费的时间是追不回来的，老狗耍不出多少新把戏，一转眼又到了“人走茶凉”。应该好好安度晚年了吧，偏有好事之徒来出馊主意，说什

么“一场浩劫，毁尽中国影剧史料，隔代人虽有雄心修史，写出来难免隔靴搔痒。你们这辈白发人或死或伤，所存无几，记忆尚清而还能动笔的更少，赶快将亲身经历的往事，求实存真地留点下来，免得年轻一代瞎子摸象，功德无量！”听来言之有理，何况秉性难移，就此写啊写啊……虽然写的还是龙套人语，这次可不再妄发谬论，只是回忆些披荆斩棘的前辈，同甘共苦的伙伴，低徊往事，无非一家之言而已。

爰承江苏古籍出版社汤敬昭先生驰书要求出版，编辑张惠荣亲自来沪洽谈，盛意拳拳，弥足铭感！玄武湖畔，白鹭洲头，是我青年时代久居之地，亡妻又出自金陵世家，让这些暮年残稿，在南京付梓，似乎多一重意义。灾梨祸枣，容或可为治三十年代以来影剧史者拾遗补漏，那就心满意足了。

一九九一年清明时节，湖州潘子农
序于沪寓风满楼，时年八十有三。

目 录

龙套人语（代序）.....	1
田汉与中国舞台协会.....	1
我所认识的洪深.....	16
郭沫若《屈原》首演风波前后.....	30
阳翰笙在抗战时期的剧作.....	45
唐槐秋与中国旅行剧团.....	58
朱寰丞“失踪”莫斯科真相.....	80
戏剧教育拓荒者熊佛西.....	91
与焦菊隐的交往始末.....	101
老舍写剧始于重庆.....	110
遥祭沈西苓与贺孟斧.....	117
演员时代的袁牧之.....	129
舒绣文的性格演技与坎坷生涯.....	141
我与白杨的几度合作.....	153
正直为人 认真演戏的魏鹤龄.....	168
闪光的英茵 殒落的胡萍.....	183

从《街头巷尾》到《彩凤双飞》·····	192
突击《裙带风》的来龙去脉·····	206
《万世师表》的“御前”演出·····	219
《戏剧春秋》与少年宣讲团·····	226
《水漫泗洲》与淮剧两代人·····	235
所谓“检举附逆影剧人”·····	260
三十年代的南京话剧运动·····	265
重庆抗战剧运高潮回顾·····	274
刘雪庵与《长城谣》·····	293
历历往事怀浅予·····	302
秋到江南念徐迟·····	316
耽沉《白蛇》五十年·····	324
锦城游踪·····	341
我的四川朋友·····	356
金陵拾梦录·····	367
废弃二十年传奇·····	402
难报平生未尽思·····	418

田汉与中国舞台协会

一九三五年五月间，我去南京四牌楼旧居，取回存在房主那里的书籍，寄寓鼓楼饭店，趁空探望了老画师徐悲鸿。徐先生是我亦师亦友的忘年交，一九二九年南国社在宁公演，经田汉先生的介绍而相识的。

田汉被捕后，夙重道义的徐悲鸿多方奔走，竭力营救。此番晤谈，他告诉我国民党当局已同意保释，但必须有知名者保证田汉出狱后定居南京。徐先生已与宗白华教授等联名出具书面，日内可望出狱。我原来打算次日返沪，悲鸿先生却问我：“不等寿昌出来见一面吗？”可不是，我虽不敢与田汉妄托深交，但对这位中国话剧运动的拓荒前辈，夙所敬仰。当他无辜缱绻而终获自由之际，岂能不当面向他表示慰问？于是我推迟了归期。

大约三天后的早晨，徐先生来电话，说田汉和阳翰笙中午同时出狱，张道藩以中国文艺社名义，在文艺俱乐部设午宴为他们“压惊”，嘱我同去作陪。我到俱乐部时，徐先生已先我而至，只见王平

陵和华林正在张罗设席，陆续到来的有宗白华教授，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教务主任应云卫，中央通讯社长萧同兹，中央宣传部文艺科长孙某等。正午时分，两辆汽车驶进前院，陪同田、阳进屋的有张道藩和另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

我和阳翰笙并不相识，这次是初晤。他和田汉穿着同样的白夏布长衫，手持同样的新折扇。据王平陵说，他们出狱后即理发沐浴，更换了早为他们准备的衣服直接送来的。“昨日阶下囚，今朝座上客”，国民党的特务老爷作此安排，显然自作聪明，自下台阶，颇有抹了白鼻子唱丑角戏的味道。可是事后偏有人明知是“戏”，却又装出“正人君子”的架势，“义正词严”地恶意中伤，或者窃窃私议，到处宣扬“田汉、阳翰笙和反动派头子杯酒言欢”之类的不实之词。殊不知这场以刀光剑影为背景的“鸿门宴”，形同劫持而来的田、阳两位，真可谓食不下咽，坐不安位，终席只是哭笑不得地未置一词，就连我们这些蒙邀陪席的，也只能“今朝天气哈哈”而已。

草草席散，田汉、阳翰笙如释重负，被“护送”到“定居”之家去了。悲鸿先生与他们约期赴玄武湖散心。我急于回上海，便互道珍重，与他们握手言别。后来从南京寄来的报纸上看到，那次游玄武湖，南京文艺、新闻界的新朋旧友，仰慕田、阳两

位，闻讯毕集，景况十分热闹。和无可奈何的“压惊”之宴相比，恰好是鲜明的对照。

◎ 这一年暮秋，田汉先生的三弟田洪来上海，说：“老大（即田汉）、阳翰笙和在国立剧专的应云卫、马彦祥等发起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将以戏会友，准备在南京公演。”他是来请影剧界的朋友去参加演出的。第一次剧目是田先生被捕前在上海写成的《回春之曲》，内容以南洋侨胞归国救亡为题材。上海曾在金城大戏院演过，前面加演了独幕剧《水银灯下》。此次为宣传团结抗日，改用田汉与马彦祥合作的《械斗》。

那时我和舒绣文在一起生活，田洪邀绣文参加演剧，并对我说：“老大希望你也去，帮助做宣传工作。”我自《矛盾》月刊被勒令停刊，为避印刷所的债务纠纷，一直在家里以写作为生。田先生既有此意，自当应命，可以说走就走。绣文是明星公司的基本演员，正在拍摄新片，须征得公司方面的同意。于是我和尚冠武、刘琼等成为首批的先遣部队。田汉出狱前，夫人林维中常来南京奔走探望，借住在应云卫的邻居王晋笙家中。王为人热心，社会关系比较广。田汉释放后，晋笙夫妇让出前楼给他们“定居”。王的妻子丁慧娟，是我在南京卫生局时的同事，原系相识。我们这批人到南京，初住在新街口忠林坊王晋笙寓所后面的汽车间内，其后上

海来人渐多，才搬到糖坊桥号称“国际饭店”的小旅馆去。中国舞台协会就是这样白手起家，借债演戏的。

其时，阳翰笙已在新民报主编副刊《新园地》，我们就暂借该报编辑部作为编发宣传稿件，联络新闻文化界的中心。翰笙为人坦率诚恳，我和他接触既多，便由此成为莫逆之交。后来经他推荐，我编辑了新民报的《戏剧与电影》周刊。

《回春之曲》原来打算由上海公演时的原班人马演出，可是有部分演员对田、阳“定居”南京而发动演剧，似乎不甚理解，托故不来。田汉是个热血沸腾的爱国者，际此倭寇入侵愈烈的时刻，心境实难平静，所谓“以戏会友”，实质上是要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针对不抵抗政策，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诚如夏衍同志所批评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田汉未经党组织的同意而这样做，至少是犯了无纪律的自由主义。”但是我们从爱国主义的观点出发，总觉得田汉此时此地在南京演这样的剧目，不啻打了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统治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所以如魏鹤龄、舒绣文、顾梦鹤、英茵、洪逗、朱铭仙、周伯勋等多数演员均陆续赶到，曾与田汉共患难的洪深和唐槐秋各自摆脱山东大学的教课和中国旅行剧团的演出，专诚从青岛、北平远道而来，这又岂仅是“会友”的私谊而已！

洪深一到，就自告奋勇决定重排《回春之曲》，由顾梦鹤与洪逗饰男女主角。应云卫导演《械斗》，由唐槐秋与舒绣文主演。因为两出都是群戏，人手不够，洪深点名要我参加跑了“龙套”。

首次公演在中华路的中华大戏院，一千两百多个座位，整整爆满一周。当时举国掀起抗日救亡浪潮，南京人民越是生活在不抵抗的反动统治下，越体会到“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危害性。《回春之曲》中的《再会吧，南洋》和《梅娘曲》，以及群众慰劳抗日战士的《慰劳歌》等插曲，倾诉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扣人心弦，激起观众强烈共鸣。特别是《械斗》主题歌中沉痛的歌词：“今天你打断了我的腿，明天我打破了你的头，我们在喝着得胜的酒，旁边有人笑出了眼泪，笑我们是可怜的蠢牛……”，歌声未收，剧场掌声雷动，有的人还淌着眼泪，振臂狂呼救亡口号。这是针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谬论的愤怒谴责。

《械斗》演出过程中，有“武侠明星”之称的查瑞龙，带着他的武术班子路过南京，特来探望田先生，并要求参加公演。田汉往往有即兴之作，他让查瑞龙的全班人马在《械斗》中饰演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挑起一场械斗的乡民。当他们在小酒馆前练武时，唐槐秋所饰的青年时代因械斗而折臂的老翁，慷慨陈词，劝说这场煮豆燃萁的自相残杀，使

舞台效果更为生动，也是话剧演出中的创举。

中国舞台协会首演成功，群情振奋，都主张再接再厉，希望田先生尽快编写新剧本，举办第二次公演。其时已近阴历岁暮，演员们或因工作，或因家务，多数返回上海，只剩顾梦鹤等数人仍留南京。这一年黄河泛滥，灾情严重，我们走后，听说田汉曾去徐州了解实况，归来感触甚深，决定以群众协力同心，赶筑长堤抵挡灾祸为素材，构思了宣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精神，隐喻团结救亡的多幕群众剧，这就是二次公演的《洪水》。

一九三六年春暖花开，上海的演员们除个别因摄片未能分身外，其余都陆续再聚南京。田汉写剧往往直接刻在蜡纸上，写成一页印一页。我抵南京时，全剧尚未杀青。某次新闻记者邀约春游，大家知道我是老南京，决定要我留下陪伴田先生写剧，以便谢绝不速之客的打扰。田汉立下“军令状”，一个下午写刻了十多张蜡纸。行列整齐的蝇头小楷，铁划银钩，很少涂改。其创作思路之敏捷，刻写技术之纯熟，实在惊人！全剧完成，田先生笑着对我说：“这套本领，我是从南国时期锻炼出来的。现在任务完成，该还我自由了吧！”

这出戏由马彦祥导演，排戏时田汉常有即兴之见，当场增删，彦祥深以为苦。戏中穿插多首歌曲，有大合唱《筑堤歌》，由英茵、刘琼演唱的二重

唱《月夜曲》。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由饰演老农民的尚冠武所唱的民间山歌《石榴花》，现将长留记忆中的歌词照录如下：

石榴花，红似火，
娘在房中教训我。
教训我，我不听，
被妈妈打得没有小性命。
砖又厚，墙又高，
急得情哥心里发火烧。
哥儿，哥儿别心疼，
快学獾子去打洞。
一天打一尺，
十天一丈长，
救出了情姐跑他的娘！

读这首歌词，应该联系到当时田汉虽已出狱，仍被迫“定居”南京。这里的“娘”指的是谁？“砖又厚，墙又高”又指的是什么？那种切盼情哥打洞，“救出情姐跑他的娘”的心境，又表达了对什么人的苦思苦念？共产党员田汉在软禁中，就是这样以沸炽的赤忱，隐讳的曲笔，向他虔诚信仰的组织倾吐衷曲，稍有心肝者岂能象“四人帮”那样把这诬蔑为“叛徒的心声”！

我在《洪水》中饰演一个名唤郑德和的农民，在长堤决口时，剧情规定他纵身洪流，用身体堵住

了堤隙。舞台监督应云卫为了使演出逼真，竟在世界大戏院后台墙外高建一座六尺见方的水箱，当堤岸决口之际，将箱内储水通过管道，直向我身上倾灌。若在激光普遍用于舞台的今日，这几乎是近乎开玩笑的蠢事。初春的南京，寒意未消，我每演一场，就经受一次“灭顶之灾”。田先生总是以歉疚之意，殷勤嘱咐我要在下场之后喝几口酒，以解寒气。他还曾隐含深意地对我说：“正因为是郑德‘和’，才能镇得住排山倒海而来的洪水啊！”

为了批判乡农信天求神的陋俗，《洪水》中还出现过道士作法的场面，为此特地借来八卦道袍道冠，由演员装扮。二次公演结束，南京各报记者与“中舞”集体联欢，表示祝贺，还邀约喜爱足球的演员，与记者队作友谊比赛。演员们仓卒组队，当难取胜，可是有大力士查瑞龙和刘琼、尚冠武等彪形大汉作前锋，气势非凡。我穿起道袍，带着女演员们敲锣打鼓充当啦啦队，似乎有点先声夺人的气派。这种豪情如沸，实与“中舞”在反动统治鼻尖下公演的精神面貌相一致的。

一九三七年国共团结抗日，出现了有原则的“和为贵”的局面，郭沫若先生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各救亡演剧队集中武汉，在田汉、洪深、阳翰笙主持下，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演剧活动。我应中央电影摄影场之邀，西迁重庆，因胶片来源困

难，无法拍片，乃去信给田汉、阳翰笙要求参加三厅工作。田先生在回信中写道：“此间演剧活动热火朝天，岂能没有你穿起道袍，敲锣打鼓地上阵助战，速来！速来！”老大哥念旧热情，跃然纸上。可惜我后来接受任务，要利用“中电”这块地盘，将流散在蜀中的上海演员如白杨、赵丹、魏鹤龄、顾而已等集合在一起，为抗战剧运储备力量，必须留驻重庆，未能躬与其盛。

中国舞台协会结束，我回上海参加艺华影片公司工作。直到“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影片公司悉数停业，我加入上海影剧界救亡协会，协助洪深教授组织救亡演剧队。国共合作，终于冲垮了国民党对田、阳划地为牢的“定居”之禁。阳翰笙首先来沪，替武汉行营电影股的郑用之延揽了史东山、袁牧之、舒绣文、黎莉莉等，准备扩大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我和程步高则接受了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的邀请。

我到南京的次日，清早赶往丹凤街探望田汉，推开未曾落锁的房门，只见他一人尚酣睡于蚊帐中。被我惊醒的田先生睡眼惺忪地看清楚是我，立即撩帐而起，问我怎么会来的。我告以原委，他连声说：“好，好！国民党能够决心抗日，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合作，武汉南京都一样。”我问他为何只身留此，他说：“维中去上海料理家事。你来得真巧，我